

神硯錄卷之三

神硯錄

歸硯錄卷三

海昌 王士雄孟英原著

一遇死何像貴人曰我何罪而至是日

軍王爵字大封博通今古不求進取而工醫能起元回求苛索八旗軍士痛恨入骨

舉家數百口皆疫疫且將死延之治王遂一視脉投劑若連飲余之砒酒庶幾完其頭

方大書云砒霜三錢火酒四兩煎服貴人愕然謂之曰受教卒改其行

者不連死何俟貴人曰我何罪而至是耶王曰貴人身不姓素有飲癖在左脇下發則

心橫求苛索八旗軍士痛恨入骨

不若連飲余之砒酒庶幾完其頭

悚然受教卒改其行

郡中朱姓素有飲癖在左脇下發則

戒之曰此飲癖也患者甚多惟以

信也後因有講結之事其病大發痛極嘔逆神疲力倦醫者乃大進參附熱氣上衝痰飲閉

塞其痛加劇肢冷脉微醫者益加參附助其閉塞飲藥一口如刀箭攢心哀求免服妻子環

跪泣求曰名醫四人合議立方豈有謬誤人參如此貴重豈有不效朱曰我豈不欲生此藥

潛齋醫學叢書 歸硯錄 卷三

實不能受使我稍緩痛苦死亦甘心耳必欲使我痛極而死亦命也勉飲其半火沸痰壅呼號宛轉而絕大凡富貴人之死大半皆然但不若是之甚耳要知中病之藥不必入口而知聞其氣即喜樂而欲飲若不中病之藥聞其氣則厭惡之故服藥而勉強若難者皆與病相違者也內經云臨病人問所便此真治病之妙訣也若孟子云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乃指攻邪破積而言非一例也余編河溪醫案吾鄉蔣寅防大理欲以付梓囑友人繕清本漏此一條迨刻竣始知之不便補鐫故錄于此又按此人飲癖亦素因肝熱內熾而成與中氣虛寒飲停宜溫藥和之者症候迥別也所云中病與否聞氣即最為有理曩省中顧肇和之大令室患暑醫者以其產後而泥用肉桂病者聞之甚畏堅不肯服家人再四勸諭遂致不救不但藥也食物亦然余性畏開冬春飯氣故食之輒病

鄰人顧姓者因少年勤內事頭皮血出如汗此肝腎之火逆上因血熱甚所以從髮竅直出蓋汗乃血之液從氣化白經有肌衄一條因氣散不能從化故肌膚汗血此證非氣不能化化亦不及也與甘露飲而痊

章御臣屢夢白人持刀自割其頭至流血即驚醒漸至閉目即夢眾醫莫措松江沈魯珍治之曰寐而見白人者肺虛也以獨參湯每劑一兩服之而愈

當湖汪希生內政中年時每食猪肉即體戰慄屢醫不效嗣因他病服逍遙散數劑而舊疾亦瘳後與余談及此事竝詢其故余謂素問云諸禁鼓慄皆屬於火此必肝胆素有鬱熱猪肉乃動風之物能引動其病而不能開其鬱故食之即發逍遙散乃開鬱散火之劑所以偶服



得愈。愚按錢塘吳君韻齋令正每食猪肉少許。即腹痛氣衝神瞽如寐必嘔吐而始舒如是者經年。余亦作厥陰鬱熱治。以雪羹吞當歸龍會丸而瘥。

余郡一人項邊忽瘰漸起白痕一條相延漸欲至喉痒不可忍羣醫莫識。一方士以刀輕開其痕出白蟲甚多而愈。曰此蟲瘰之類凡皮內作痒或起痕或高起皆其症也。

杭州周南溪年三十餘體壯畏熱飲冷貪涼至仲秋忽兩腋筋脈掣痛數日後牽掣至兩臂又數日手指一動即周身筋脈掣痛而絕諸治不效余脈之絃而急絃為飲急為寒乃寒濕生痰流入筋隧也以半夏茯苓各三錢白芥子二錢橘皮木瓜各一錢五分乾薑一錢生薑三片煎送控涎丹一錢服後手指可動再服手足不復牽掣改與六君子湯善後而愈。以上秀水沈岷

源奇證

湖州湯榮光解元世業傷科接骨有奇效其家傭者采桑于樹樹折墜地腹著枯椿而破人即昏暈湯聞之令徒携藥敷治徒視瘡口二寸餘已透膜內係紅肉不見腸故以線縫之而形似口張不能合徒以告湯自往視之果然乃令舁歸傭少醒復飲以藥酒使不知痛楚隨用刀割傷口使寬以鐵鈎鈎膜內紅肉出則其大如掌乃宿患之瘻母也始如法敷治瘡口而愈宿疾頓除。

一富翁傾跌傷臂脫脫護痛不許人動搖人皆技窘湯令患者向隅立卒取冷水潑其項患者

徒作寒噤乘勢將臂一把骨隨入歇愈矣

一人因跌而脊骨脫散者下節錯向內無可著手湯令其家密備栲栳一隻中安綿絮置於旁扶患者環柱走走之卒推置栲栳間上身直而下身彎環所脫脊骨稍凸出遂以按入而愈愚謂此等手法心思非凡庸所及苟能觸類而通則目無難題矣

以上星  
甫野語

呂氏婦病兩旬延余視之甫入室病人裸衣而卧神色不清猶自掖被掩其胸

非熱證  
神昏矣

及按脉

細而無神目瞤內煩咽痛不能容湯水身冷如冰汗出如洗余思仲景云大寒反汗出身必冷如冰咽痛目瞤者龍雷之火上炎也用熟地一兩桂附各一錢菊花三錢煎成冷水浸涼服之諸病如失即索粥飲次日再一服隨以大補之藥十餘帖而安愚按大寒反汗出乃陰盛格陽於外也故身冷如冰咽痛目瞤者陽戴於上也凡格陽戴陽皆是虛陽外越所謂內真寒而外假熱故可以桂附引之內潛不可誤謂龍雷之火上炎也夫春分龍見而雷乃發聲秋分龍蟄而雷乃收聲是龍雷之火必炎於陽盛之時人身一小天地肝為角木震為雷龍雷之火即肝火也必腎陰虛者肝陽始熾致生龍雷火上炎諸症治宜壯水制火設昧此義而妄援引火歸元之說不啻抱薪救火矣古書辨別不清貽誤非淺惟葉天士先生景岳發揮何西池先生醫碕發明最暢學者所當究心也舍弟仲韶於乙卯新秋陡患洞瀉數行即渾身汗出如洗慄慄一息黃夜連余往視脉亦沈細身涼不熱宛似虛寒之證惟苔色黃膩

小溲全無。乃濕熱病也。與桂苓甘露飲一劑而瘳。附錄于此。以便互勘。  
友人洪岳山用仙人杖炭與煨牛齒等分研末。杓子內青油調以糞膿甚效。後余治一肝鬱為  
病中脘脹滯作痛。腹漸大。欲成脹病。治以宣利疎養之法。二十餘劑。腹中已覺寬暢。惟大腹  
仍空臯不痛。思索再四。於原方加入仙人杖數寸。一劑果平。蓋嫩竹出土自枯。取其自然之  
性。遂合病機。而收捷效。愚謂方藥主治皆可借用。有人因勞力後。季脇作痛。諸藥不愈。而問  
治於余。適徐君亞枝有保胎神佑丸寄送。余遂以三錢與之。竟爾霍然。繼有因踢傷而腹痛  
時作者。來乞藥。亦用此丸。一服果下黑矢而平。

道光丁亥秋季。病寒熱者中脘俱結塊如覆碗。投以瀉心陷胸皆不效。死者不少。因閱外臺秘  
要載有增損理中丸方主治。纖毫不爽。余用以治此證。無不立應。間有一時不能消。仍作丸  
服。以刈根株。凡余所治。其最劇者。使人王姓羣醫雜治兩旬。邪塊較大。按之甚痛。四肢逆冷。  
形萎面青。齒枯舌乾。無津大便旬餘不解。脈弱欲伏。余謂邪氣搏結中宮。正氣津氣幾已消  
涸。即師其法。用東洋參白朮各二錢。黃連乾姜各五分。牡蠣五錢。花粉三錢。枳實一錢五分。  
元明粉三錢。服後便行塊即漸減。脈亦稍起。四肢略溫。仍以是方加減十餘劑而痊。

陳氏婦盛夏病霍亂吐瀉。腹中疝痛。四肢厥冷。汗溱溱轉筋。戴眼煩燥。大渴喜冷。飲已即  
吐。六脈皆伏。余曰。雖霍亂實臟厥也。經云大氣入藏。腹痛下注。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速宜



救陽為急遲則腎陽絕矣以四逆湯姜附各三錢炙甘草吳萸各一錢木瓜四錢煎成冷服  
日夜連服三劑四肢始得全和危象皆退口渴反喜沸湯寒象始露即於方中佐以生津存  
液之品兩服而安愚謂此案論證用藥皆有卓識惟不言苔色尚欠周詳其真諦在喜冷飲  
而飲已即吐若能受冷飲者即為內真熱而外假寒矣

倪姓患霍亂吐瀉審知始不作渴四肢不逆脉不沈細一醫用大順散兩帖漸至於此因見四  
逆復加附子脉證更劇余曰此病一誤再誤命將殆矣若果屬寒投熱自病已今反四逆脉  
轉沈細欲伏乃釀成熱深厥深與熱邪傳入厥陰者何異即以竹葉石膏湯人參易西洋參  
加黃連滑石兩劑而愈同時有陸姓患此醫用回陽之劑日夜兼進厥逆煩躁日增病人欲  
得冷水禁絕不與甚至病者自起拾地上痰涎以解渴遷延旬日而死噫即使真屬陰寒陽  
回躁渴如是熱藥之性鬱而無主以涼藥和之病亦立起不學無術曷勝浩歎

張氏女夏月患霍亂醫用姜附霍朴萊連等藥嘔吐雖止腹痛不已而痢五色至第八日始延  
余診兩目罩翳唇紅舌絳胸膈煩惋口渴引飲脉細數沈部有力是暑穢之毒擾亂中宮而  
病霍亂苦熱雖可開鬱止嘔畢竟反助邪勢致變五色毒痢此暑毒尚不甚重而兼濕邪故  
僅變五色痢若無濕而暑毒內  
感者服姜附  
即不可救矣與子和桂苓甘露飲加黃連銀花黑豆兩服翳退而諸恙遞減胃亦稍蘇因畏  
藥不肯再服余謂餘邪未淨留而不去戕害藏府必轉他病乃與三豆湯加甘草代茶頻飲

而愈

以上慈谿童試盧存心橋。童為吳浩然及門。可謂肯出于藍矣。且知霍亂有陰陽二證。更非近人所能及。惜余未見其人。

橋李陸集團治寒濕暴侵咳嗽不止用猪肺管一條入去節麻黃二三分兩頭以線紮緊配以杏苑橘枳蘇子等品煎服甚有巧思

王燮菴乃郎瘡病角弓反張兒醫不能治王自用當歸四逆湯一服汗解亦可謂善讀仲景聖書矣。然此必太陽風寒之邪因血分不足而內犯厥陰故宜此方。非凡瘡皆宜此方也。一咸衣患三瘡數年繼又痢下後周身浮腫待死而已忽得一方用新鮮棟樹上草一枚切碎煮熟連湯淡服一啜而三恙悉痊

王燮菴幼時痧後食酸太多咳嗽不止年餘骨立五心煩熱已近童勞一人教於每日黎明以頭窠鷄子一枚打千餘下入鹽少許沸湯淪服百日而瘡

黃氏婦崩血不止大便泄瀉半身痺痛余脉之右濡左浮絃略數知其脾有積濕肝有鬱熱因外風內陷入腸胃則泄入血室則崩竅絡則痛也與旋覆花湯加歸鬚桃仁柏子仁潤血和絡川芎神麴以化濕芩防堅營散風五服而三恙全愈

以上吳門薛瘦吟醫贊二筆

常州伍某素壯健方啖飯忽呼痛倒地云胸膈如刀割羣醫莫解越三日懣懣待斃矣一老人過問病人令磨陳墨汁與噉痛立止病如失因問此何證曰記少時鄰人患病類此一老醫以此法治之而愈謂誤食天絲毒也想墨汁無害故令試之不料其果合耳



固始有人於元旦食湯圓訖方出門賀歲忽腹如火燒痛不可忍暈絕仆地移時稍蘇而號痛聲徹四鄰延醫診視皆云脉細如絲痛極脈多細促不治越日門外來一丐僧家人辭以有病僧云何不問我家人苦無策姑令診視僧一望即曰是誤食蛇精也于破囊中取藥丸一粒以水研灌移時病者起嘔如雀卵者數枚僧曰未也復嘔穢狼藉出一物如鷄子大僧曰是矣剖試乃血裏中蟠一小蛇見人遽動作勢上下病已若失舉家驚服叩其所以云多年陳穀蛇交其上餘瀝黏著誤入腹中乃成此物少停即洞胸腹出矣僧徑裹蛇而去愚謂二證皆不易識大凡腹中卒然大痛在飲食後而無別證可憑者無非中毒也重用玉樞丹研灌似亦有效

海州劉氏子五歲出痘偏體疙瘩大如甌凡三四十枚醫皆不識一老嫗見之曰此包痘也吾所見併此而二決無他虞六七日疙瘩悉破內如榴子層層灌漿皆滿真從來未覩者痘書充棟亦未道及可見醫理淵微即此一門已難測識矣以上武進湯止卿翼軒稗編

一婦免身後脬腸內揷積穢礙塞清濁混淆而大小溲易位而出以生黃絲絹黃臘白芨明礬琥珀劉末水丸猪脬一具煎湯下即愈

一人無故舌出於口寸餘或以巴豆烟熏之飲以清心脾之藥不效余取雞冠血塗之使人持銅鉦立其後卒擲於地聲大而騰病者愕顧視其舌已收矣或請其故曰無他舌為心苗心

主血用從其類也。必難冠者。清高之分精華所聚。擲鉅于地者。驚氣先入心治其原也。

富人馮氏者。寒熱如瘧。溲溺閉塞。少腹隱痛。汗出淋漓。醫以為瘵。頻服補劑。日益憔悴。余切其脈細重。按之沈緊而實。曰。此有積瘵而成小腸瘕。於法當下。咸謂病久疰羸。下恐有害。且素逸處。安有積瘵。余曰。論脈如是。可詢病者曾持重物否。其人以告病者初不省。既而曰。一月前會携鐵方出。遭客至。匆遽復入。越日而寒熱作。得毋是耶。藥已偏嘗。而病不去。盍從其治。遂用桃仁承氣湯。搗土牛膝根汁和服。次日腹下痛如刀割。殷血從溲溺出。如是數次。痛方已。病尋愈。

余視疾以之至先後為序。一日於衆中醫見一人。額端已起白色。急呼前問所患。曰。臂有微腫。視之僅一小皰。因潛謂同來者曰。此白刃疔。色已見額。可速歸。危在頃刻矣。其人方出門。面部色漸趨口角。未至家而死。

有僕足跟腫。終日奇癢。余曰。此風瘤也。破之出黑白風數百。癢止腫亦退。

一人患時疫。發狂譫語。若有物憑之。曰。不饗我。當取汝手骨。已而十指更墮。如腸。余曰。是謂筋解。實瘵證也。古人治瘵。獨取陽明脾主四肢。表裏相應。投以桂枝白虎湯。神識頓清。手指無恙。潘氏子。肋下腫潰。竅孔甚巨。孔中作聲。如嬰兒啜泣。余曰。是名淵疽。法不得治。其母哀請曰。是子少孤。婚又未久。一脈之傳。惟此而已。余聞之惻然。乃曰。但善調攝。更量力以行。陰德萬分。

一得不死。專恃醫藥不足恃也。母子唯唯受教。余乃日夜屬思。以謂症屬大虛。固當補益。但疽孔作聲。則內膜已破。氣從旁出矣。非護其膜。補亦徒施。以人參白朮烏梅炭白芨白蠟象牙屑猪脊髓和為丸。今日三服。以固氣。仍搗諸藥。益以生肌之品。製若餅。塞疽口。絲綿裹青鉛罈其外。大膏藥蓋之。潤布纏縛其體。三日一易。復用參朮六味加龍蟠等品煎汁飲之。如是二十餘日。其聲漸除。三月餘而口斂。余初經治。不望其果奏效也。

鎮洋鄭秀才。頸下出水。涓涓不絕。已數年矣。醫為串憑。余視之。潰口三四。皆甚深。與曰。此古所謂蟻瘻也。用穿山甲炙存性研傅。果瘳。

有食阿芙蓉者。偏體發。癰瘡交作。抑搔膚脫。終日昏瞶。言語誕妄。余曰。此中毒之最盛者。尋常解法。恐不及濟。用硃砂一兩與琥珀同研末。犀角磨汁。和三五湯進之。神志頓清。而偏身無皮。痛不可忍。復磨石菖蒲綠豆粉如塵粘席。乃得安卧。不半月愈。

一婦患三癰年餘。忽轉身發瘡。大皆如錢。瘍醫治久。轉劇。飲食不進。余曰。此伏邪走泄為瘡。三陰無恙矣。不可作瘡治。而以寒涼傷胃也。以四君子加著歸白芷數服而愈。

以上吳江陳夢琴案

昔在海門。有同事樊姓者。肩上患癰。醫進荆防敗毒散。而寒熱大作。又進仙方活命飲。外敷三黃散。四五日。俠脊焮腫作痛。紅暈滿背。脊間高如覆碗。又飲內疎黃連湯。外塗鐵箍等散。更日服蠟礬丸。至十朝。黑陷聲嘶。嘔惡湯水亦不能沾。十一朝昏暈不甦。前醫皆云毒盛無可



挽回招之不至矣。有故游擊楊公朝棟之孫忘其名。善治癰疽。因不識字。人皆輕之。樊證瀕危。不得已邀彼來視。笑曰。此非陰證。被寒涼遏抑所致。用吾藥而患處能高起者。尚可救。乃出藥數瘡上。越日果高起。楊復視曰。能從吾言。此疾可生。第一不許服藥。第二不許忌口。緣現在粒米不進。必停藥三日。使胃中宿藥漸消。自能進食。雖不識字而有如此見解。識字人皆當羞死。嚙世之見病人不食而強灌以藥。既能食。正宜投其所好。豈可強禁其口。而再絕其胃氣哉。通人論如此。則百二十日可以收功。後竟如其言而愈。至其所用之藥。留心揣測。終莫能識。然此證若於初起時。內以點舌丹汗之。頂上以蟾酥丸。或白降丹泄其毒。使有出路。必無橫潰決裂之禍。寒涼日進。而胃閉不納。蠟礬頻服。而聲嘶作嘔。釀成敗證。設無楊公。人亦但知其死於病。惡知其死於藥乎。舉世夢夢。良可深悼。

壬寅余在海門之東昌鎮。有徐姓者。患胸鏤腐肉。上至頂。下至頸。左右至兩耳。醫不能治。余憫其貧。為設法痊之。並不服藥。凡百四十餘日而收功。此開手第一證也。由是求治者踵門不絕。余初亦未知不服藥可愈。病因目擊楊公之法。而私淑其意。治之果應。始悟世之外科。朝涼暮熱。欺世盜名。殺人不可勝計。而無形跡可尋也。其始臨證。則曰死證也。或他人治遇之。證則曰前醫誤治。不可救矣。皆為日後邀功避謗之計耳。可歎也已。

余在海門見沈氏司炊者。患唇疔。自辰至午。口不能開。醫投慈礬不能吞。用活命飲亦無濟易。

醫屢進寒涼遂靱腫至項色白不變。最後一醫反腫處出血筋一條流血不止。知飢不能食。至三十一日而死。夫唇疔急症也。色白無紅陰證也。發於手足陽明交會之所。誤投寒涼剋伐之藥。內熱為外寒所束可知。若初起時刺委中及陽明諸穴。出黑血。進點舌。丹汗之外塗。蟾酥或有可救。惜諸醫皆不知也。不然急症安能延至一月餘之久。人不知死於藥也。哀哉。癸丑四月桐鄉屠甸鎮張德祥令正年八十一歲患腦鑱。醫者皆云必死。余視之瘡已潰爛不堪。不臥者二十三日。不飲食者五日。平素體肥肌已削盡。兩耳絕不聞聲。脉象弦數。性不喜藥。一病至此亦未嘗一藥也。諸醫皆謂不服藥以至於此。余謂潰敗至此尚可挽回者。幸未服藥耳。但須從我言。行我法。則五六十日可以收功。蓋瘡口已深。須開一孔泄其膿血。若不從我言。則下延及喉。雖有神丹不可救矣。病家唯唯。遂開一孔去黑血盞許。膿亦相等。明日頭重如失。兩耳能聽。且進粥碗許。越五日復視腐肉下半脫盡。新肉已生。細視上半黑處尚未全死。用物挑起其皮入藥於內。令其每日抽換。果得粘連。凡九十日全愈。其滿頭之髮皆白。而爛處復生之肉新髮皆黑。此人至今尚健。益信享高年者不必服丸散也。嗣有某等十餘人余悉治愈。是此證並無死法。曩上海望族王輯庭之嗣君年六十一歲患此證。素識醫者謂曰少忍痛當為去之。不聽。踰旬漸大。適道署延蘇州陳某治疾。乃赫赫一時者。遂請視之。進以人參鹿茸等藥。瘡勢已甚。猶曰未也。乃殺雞煎湯煮藥以進。一服而口眼皆合。頭重

如山證隨以敗。凡富貴之家。死於此者甚多。始則畏少痛而逆忠言。繼則慕虛名而受慘禍。非死於病。實死於醫也。願天下人少察狂瞽之言。毋蹈前車之覆。

發背之極大者。平湖郭湘屏。所謂竟體發也。始醫者犀角黃連。致成黑陷。後醫者投桂附而作淋渴。飲食不進。或斷三日。或斷一旬。更醫數輩。技窮莫措。令郎肖屏茂才。求余往視。彼問曰。曾見此大證乎。余實未嘗見。如許大證。欲安其心慰之曰。吾所見有大於此者。不足畏也。為此取去腐兩椀許。病者即覺如釋重負。其子請用十全大補。余曉之曰。尊翁之所以絕粒者。正坐補拓之故。胸次宿藥未消。今再峻補。生機絕矣。俟三日後。宿藥消盡。胃氣自甦。此症本由濕熱鬱蒸而成。癰疽大抵皆爾。若純虛不過勞損而已。何致患癰。蓋瘍所以最忌溫補。攻虐亦勿寒涼。過抑寒涼以遏之。溫補以錮之。宜其滋蔓日甚也。今惟導赤散。驅其濕熱下行。至溺清則止。之不論。越五日復視。已能自起。在牀沿叩謝救命。凡百八十餘日而全愈。在百日之間。曾患牙疳。與竹葉石膏湯而安其人。至今尚在。設依立齋上渴下淋。而用十全八味。安有生理。陳良甫云。既潰一毫冷藥不可進。其可泥乎。

斜橋蘇氏婦。年二十四歲。患乳腫如懸瓠。潰處日流水。醫治二百餘日。略不見效。冬初求治於余。視其面色青瘦。微嗽唇紅。音朗不嘶。寒熱暮甚。日進粥兩盞。飯半盞。所服之藥。洋參鱉甲。丹皮之類。皆云瘡勞已成。不過苟延時日也。余知其因循誤藥致此。以紙搗入藥於瘡孔。囑



到家自為抽換。婦云：胃氣不佳，求賜一方。余曰：汝誤藥至此，尚不悟耶？停藥五日，胃自甦矣。又問：究成勞否？余給之曰：後五日來，當贈汝妙藥，決不成勞也。忻然而去。越五日來，曰：奇哉！到家方暮，覺乳脹，抽去藥線，出清膿，碗許。是夜寒熱頓減。近來抽換，日得清膿杯許。今不復如前腫硬矣。飯已可進兩盞。固求賜方。余曰：煎藥費事。余有合就丸藥，日服數錢，可也。持去後。越旬復來，曰：自服妙藥，胃氣勝于平時，惟膿水未淨。月事未行。求一通經方。余見其肌肉豐潤，兩頰紅暈，經已將至。若不與藥，而另求內科通經，反恐誤事。仍以前丸與之。後即全愈受孕。其實兩次所用之藥，皆飯焦磨末，少加橘皮而丸也。余治六七年不愈之乳證，無不用藥線刀針愈者。不勝僕數。即如此婦。若不插藥膿，何由出寒熱？何由止胃？何由復？豈但瘡勞而已？殆無生理矣。設不停藥，腸胃津液被伐，必致絕粒。嘗謂漢唐方士，以金石殺人，賴高賢救止。而草木延年補益諸說，牢不可破。真醫道設而枉死者多矣。竊怪今之醫，生勸人服藥，吾不知其居心何為？或問：斷為死證而得不死，何也？曰：醫之所謂死證，彼自有死之之法耳。斷為死證而竟不死者，必託其術之神。而醫者亦詡其斷之準。而自鳴得意。悲夫！業醫者知此有幾人哉！

張德祥令孫患行程寒，多醫不效。上至小兒，腫如鰓，氣喘聲嘶，不食者九日。煩燥惡近人。近則熱不可當，多醫聚訟。或決之立斃，或決之成廢。邀余往。已暮，執燭視之。近燭則痛如錐刺，乃

父恐余用刀屢述羣醫之說余曉之曰汝不欲此子之生余不敢言既邀余來是欲其生也豈可隨聲附和袖手旁觀耶今之外科皆鄉愿也抄寫成方虛應故事並無真知灼見更可惡者造作疑似之言黃惑病家有如姦胥猾吏造案雖皋陶聽之猶以為殺無可宥要知脚跟之皮厚于牛領不能下潰必至上穿足面則不可救矣言未已病者曰怪道數日來骨縫雖痛難忍其妻跪求請救而一家數十口猶執不可余曰吾豈挾讐而欲害彼若決之而斃吾償其命可也衆皆咋舌不敢言遂決之出膿半盞敷貼已余至外廳晚膳未畢內報熟睡矣如之何余曰覺來要啜粥矣既而果然三日後喫飯四十日收功然人情畏痛苟安者多故庸醫之言易於入耳病無去路上潰足面腐及內外踝而遷延以死者比比也

屠甸鎮王某先患疔毒旋生背疽高腫不紅醫巫術盡家破而病日劇延余往視肌肉全消面無人色脉至斷續如絲按其瘡虛裏漫腫無紅證已七十六日矣流淚被面聲言救命音細如蜂深堪憫惻殊難措手閤家痛哭而求設法余索其方視之先則犀角牛黃繼則參芪歸朮之類皆謂內有瘀血虛不化膿也余靜坐籌思七十餘日之瘀血既不化膿亦不消散乃脾胃被伐氣弱難潰內肌盡腐皮厚難穿日久力窮勢瀕於殆若不決則必死設決之而斯須斃命又當如何乃謂其父曰此證內肉盡腐外皮甚厚膿無出路以致背重如山肌肉日消而膿日多勢必消盡而後已吾今籌一元裏求生之法汝可導我復視其父從之因細按

其皮略無薄隙可乘不得已久按以亂之卒然一刺得膿四大碗幸未斃命隨以粥食調之  
越五日復視已能披衣起坐矣以上數證皆所謂養癰為患也古人原有刀鍼不可輕用之  
戒蓋為手法不精或輕淺之證及膿未成時而言也以決之之法誠不易易即辨膿亦甚難  
脈訣洪滑為膿成而此證脈至如絲刺膿至四大碗脈豈可憑乎然此證若診於三十日內  
外未始非洪滑也惟醫家誤信補拓可使自潰孰知欲拓其膿者反能化肌肉以為膿膿日多  
則氣血日少尚欲尋其洪滑之脈安可得乎千古明言未經人道與內科不先去病而欲補  
正以托邪遂致邪愈熾而正愈衰其脈日漸細  
弱者同也昧者猶譬刀針為蠶法嗚呼此與談性命而廢武備寇至不戰委而去之者何以異耶  
須知此膿不刺必與此身同就木而已余見如此斃命者指不勝屈故憤而為之豈好為瘍  
醫哉至膿上附骨疽遷延補拓而膿隨身斂者則尤多也

一婦淵疽膿蓄不潰下至腰前至胸形容骨立聲細如蜂頭暈身熱不食延踰半載求治於余  
余亦不能措手實深慚愧然此二證皆誤於補拓求潰孰知終不可潰元氣未漓者尚可決  
之求活元氣已漓者膿必隨身而殉

一膀胱癰脹痛求元膿自小便而出與八正散加琥珀乳香麝香而愈

一男子小髀數日間全腐疼痛難忍與珠黃十寶而痛止腐脫

一男子臂腫如髀痠木而硬醫投消散如故余與嶸峒丸二服外敷解散之藥於髀間四面作